

李沧东电影中舞蹈的“救赎”作用

王艺霏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0日

摘要

舞蹈是李沧东电影中极具特色的表意元素, 承载着深刻的“救赎”功能。在角色层面, 舞蹈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 成为其对抗命运困局、释放压抑“本我”的重要途径, 如《薄荷糖》中金永浩借舞蹈宣泄绝望, 《绿洲》中边缘人通过舞蹈获得情感慰藉。在观众层面, 李沧东通过细腻真实的人物刻画与开放性的叙事结构, 使观众在角色身上产生情感认同, 并在主动解读中完成对自我认知的重塑, 实现观者层面的救赎。在艺术表达层面, 李沧东将舞蹈与精神分析相融合, 深入挖掘角色的潜意识动机, 同时通过长镜头、非线性叙事等手法, 将救赎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 赋予影片独特的美学品格。舞蹈在李沧东电影中不仅成为角色摆脱困境的力量象征, 也为观众带来心灵的触动与思想的升华, 彰显了其电影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与艺术探索。

关键词

李沧东, 舞蹈, 救赎, 精神分析

The “Redemptive” Function of Dance in Lee Changdong’s Films

Yifei W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August 1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6

Abstract

Dance serves as a highly distinctive semiotic element in Lee Chang-dong’s films, bearing a profound function of “redemption.” At the character level, dance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characters’ destinies, becoming a crucial means for them to confront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and release their repressed “id.” For instance, in *Peppermint Candy*, Kim Young-ho uses dance to vent his despair; in *Oasis*,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gain emotional solace through dance. At the audience level, Lee

Chang-dong employs meticulous and authentic character portrayals and open-ended narrative structures, enabling viewers to identify emotionally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through active interpretation, to reshape their self-perception, thereby achieving redemption on the spectator's side. At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level, Lee integrates dance with psychoanalysis to delve into the characters' subconscious motiv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employing techniques such as long takes and non-linear narration to merge redemptive themes with artistic form, bestowing upon his films a unique aesthetic quality. Dance in Lee Chang-dong's cinema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characters' empowerment to overcome adversity but also evoke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in the audience, highlighting his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 and artistic explor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Lee Cangdong, Dance, Redemption, Psycho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李沧东的电影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舞蹈作为其中极具特色的表意元素，承载着“救赎”的多重意义，贯穿于角色塑造、观众体验和电影艺术表达的各个层面。在李沧东的作品中，舞蹈与角色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他们自我救赎的关键途径。李沧东作为韩国电影界的重要导演，其作品凭借深刻的内涵、独特的叙事和精湛的艺术表达，在国内外影坛引发广泛关注。《李沧东电影：韩国文化的影像表达》指出，其作品融入韩国传统价值观、家庭观念等元素，展现韩国社会的文化变迁。电影中还体现出东方哲学对人性、生死、苦难的思考，使影片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目前知网关于李沧东电影的研究成果丰富，在主题、叙事、艺术手法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深入剖析。未来研究可加强跨文化比较，分析李沧东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与影响，以及与其他国家导演创作风格的异同。同时，结合当下社会新现象，挖掘其电影在当代语境下的新意义，进一步丰富对李沧东电影创作的理解，为电影研究领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2. 自我救赎：源于作者性的现当代反思

李沧东电影中，舞蹈是极具特色的表意元素，具有多重意义。在人物命运呈现上，如《薄荷糖》里舞蹈与金永浩的命运相连，象征其与沉默生活的决裂，也凸显出他在时代浪潮中的孤独与绝望；在银幕表达方面，《诗》《燃烧》《绿洲》等影片中，舞蹈通过不规则动作象征内心狂欢和对世俗的态度，成为人物身心救赎的途径，《秘阳》里女主人公的舞蹈则展现其入世追求；从作者性来看，李沧东借助电影质疑权威、剖析现当代社会问题，像《密阳》质疑信仰存在的正确性，《燃烧》揭示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诗》中教堂与寻诗之旅关联体现救赎，《燃烧》以年轻人视角解构当代社会，引导观众反思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1]。这些对社会、人性和信仰的反思，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呈现，更体现出李沧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通过电影作品，引导观众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社会角落和人性问题，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生活，如何重建信仰和价值观，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精神发展贡献自己的思考和力量。

(一) 命运、死亡与缄默：人物困局的时代呈现

在李沧东的电影中，舞蹈对人物命运走向具有预言性，作为导演电影中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之一，舞蹈常常与人物命运勾连，预示着死亡与凋零的生命，也象征着久久不能爆发的缄默。在李沧东的电影《薄荷糖》中，舞蹈是对濒临绝望的生活的一次反抗，寓意着与沉默生活的决裂，是一次无声的爆发，在男主人公金永浩的人生轨迹中，失落和迷惘伴随其始终。影片的开头采用长镜头跟拍，金永浩在桥下走向跳舞的人群，同学聚会上，随众人起舞。在随后的远近景交叉剪辑中金永浩卧轨前，远处的人群继续舞蹈。一方面是金永浩卧轨前的狂欢，最后一次释放自己。另一方面，火车驶入画面，与远处舞蹈的人群交叉剪辑形成对比，显示出人群的冷漠与金永浩的孤独、决绝。被裹挟在时代浪潮的洪流中，金永浩面对时代的反抗及呐喊，最终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被埋在时代的灰尘之中。信仰在李沧东的电影世界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反思主题。在现代社会，传统信仰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冲击。在《密阳》中，申爱对宿命的质疑，代表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困惑。当现实的痛苦无法通过信仰得到解脱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意义和价值。这反映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却陷入迷茫，信仰的缺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动作与狂欢：舞蹈电影性的银幕表达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在1911年意大利人乔托·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中被首次提出，在电影之前的六门艺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舞蹈与电影的表达内容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李沧东的影片常常与艺术本体相结合，在《诗》中，透过主人公美子写诗这一线索，去探讨深层次的人生哲理问题。在《燃烧》中更是用“饥饿之舞”明指当代人的精神空虚与凋敝。在《绿洲》中采用异域音乐，结合舞蹈表达，利用梦境完成对主人公内心深处欲望的挖掘与宣泄。在李沧东的影片中，舞蹈伴随着肆意的不规则的动作展开，象征了内心的狂欢与对世俗的融入或反抗，在舞蹈中，人们短暂地忘却现实的条件，用肢体语言代替话语，完成对自己身心的救赎。而诸如此类的狂欢，使人更接近真理与本心，在李沧东的电影中，舞蹈作为一种彰显作者风格的元素，使人们在舞蹈中发掘自己的欲望，直面自己的内心。舞蹈的内涵，也体现在主人公想要出世，入世的渴望，在《诗》《燃烧》与《绿洲》中，主人公通过舞蹈获得了短暂的平静，舞蹈成为了与世俗的墙壁^[2]。而在《秘阳》中，女主人公在歌厅和其他同学家长一起唱歌跳舞，则是一种想要融入集体，是一种入世的追求。

(三) 作者性的形成：质疑权威与现当代解构

李沧东作为韩国电影中的重要导演，其风格以诗性，反思著称，李沧东的作者性隐藏在其诗意的表达中，质疑权威的可能性以及对现当代社会症候的剖析。在其影片《密阳》中，女主人公望向天空质疑神的存在，在《燃烧》中，用舞蹈形式，在悬疑的题材中揭露韩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青年人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等社会问题，在《绿洲》中又将镜头对中边缘人群体，挖掘其间的爱与欲望，反映出社会对于边缘人群的漠视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质疑权方面，李沧东将信仰与个人、社会与人民进行对比，用主人公的经历引导观众一同产生反思，由此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经验，对现代社会的存在以及现存的弊端进行反思，神学的权威性在现代社会被拆解。李沧东用诗意的镜头语言将一个个教堂串联，在《诗》中，教堂摆放逝者的遗像，是一种承载希望与个体救赎的场景，美子的寻诗之旅，即是对艺术人生的追求，也是对孙在犯下罪行的忏悔，在最终的镜头中，美子和女孩化为一体，诗歌=的诞生伴随生命的陨落，赎罪之旅也完成了闭环。在现当代解构方面，《燃烧》中将三个年轻人作为主角展开叙事，透过不同视角去剖析社会的状况，解构了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3. 双重内涵：角色与观众的双向互动与个体拯救

李沧东的电影蕴含着“双重内涵：角色与观众的双向互动与个体拯救”。在其作品中，角色往往深

陷时代困境，像《绿洲》里有犯罪前科的忠都和患有大脑麻痹的恭洙，以及《诗》中身患疾病且外孙犯罪的美子，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内心“本我”被压抑。通过努力自救，在相互的情感支撑或诗歌创作中释放“本我”，实现角色层面的自我救赎。角色的挣扎与救赎，又与观众产生紧密的双向互动。李沧东凭借细腻真实的人物刻画，让观众极易在角色身上找到共鸣。例如《燃烧》里钟秀面临的困境，使观众代入自身经历，感同身受并深入思考自身价值。同时，他的电影常设置开放性情节和隐喻[3]，如《密阳》的结局，让观众依据自身经验和价值观解读，从被动观影转变为主动参与。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完成了对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重塑，实现了观者层面的救赎。通过角色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度思考，李沧东的电影达成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不仅让角色在故事中实现自我拯救，也让观众在观影时获得思想的启发与升华，完成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拯救，这正是其电影独特艺术魅力与深远意义所在。

（一）角色救赎：困于时代围城中的“本我”释放

李沧东善于塑造处于时代困境中的角色，这些角色犹如被困在无形的围城之中，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和自身的多重压力。在《绿洲》中，主人公忠都因有过犯罪前科而被社会边缘化，在家庭中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属于典型的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恭洙则因患有大脑麻痹，行动不便，同样被社会和家庭所忽视。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艰难求生，内心的“本我”被深深压抑。然而，即便身处困境，角色们也在不断寻求救赎的机会，努力释放被压抑的“本我”。《绿洲》里，忠都和恭洙之间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这份感情成为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的一丝曙光。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理解和温暖，暂时摆脱了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例如，忠都为恭洙精心装饰房间，模仿电视里的舞蹈逗她开心，这些举动都是他“本我”的释放，是对正常情感和生活的渴望。而恭洙也在忠都的关爱下，逐渐放下防备，流露出对爱情和生活的期待，不再只是那个被疾病和孤独困住的人。在《诗》中，美子面临着生活的重重困境：一方面，她要面对自己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现实，这意味着她将逐渐失去自我；另一方面，她的外孙卷入了严重的犯罪事件，让她陷入道德和情感的挣扎。但美子在写诗的过程中找到了救赎的力量。她不断观察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努力捕捉那些美好的瞬间，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思考。写诗成为她释放“本我”的方式，在诗歌的世界里，她能够摆脱现实的痛苦，坚守内心的善良和对美好的追求。即使面对外孙的罪行，她也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信念，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承担责任，实现自我救赎。

（二）观者救赎：认同感塑造与接受美学再阐释

从认同感塑造来看，李沧东通过细腻且真实的人物刻画，让观众在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认同感。在《燃烧》中，钟秀这一角色面临着就业无门、家庭破碎等诸多困境，这与当下许多年轻人在社会中拼搏却四处碰壁的经历相似。观众在看到钟秀为生活焦虑、为梦想挣扎时，会不自觉地将自身代入，感同身受他的迷茫与无奈，进而在情感上与角色紧密相连。这种认同感并非简单的情感投射，而是促使观众深入思考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价值。当钟秀对本的行为产生怀疑并展开调查时，观众会与他一同经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故事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情感和行为逻辑的认同构建。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重新阐释李沧东的电影，能发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电影往往不会给出简单明确的答案或结局，而是留下许多开放性的情节和隐喻，为观众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以《密阳》为例，女主人公申爱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对生活的信仰从虔诚到质疑，最后陷入迷茫。影片并没有明确指出她最终是否走出了痛苦，也没有给出关于信仰的绝对结论。这种开放式的结局，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进行解读。不同的观众会从影片中获得不同的感悟，有的观众可能从申爱的经历中看到了人性在苦难面前的脆弱与坚韧，有的则可能对宗教信仰的意义进行深入思考。李沧东通过这种方式，将观众从传统的被动观影模式中解放出来，

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使观众在解读影片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重新审视，这便是一种深层次的观者救赎。李沧东的电影通过认同感塑造和对接受美学的创新运用，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获得情感上的共鸣，更在思想层面得到启发和升华，实现了从对影片内容的简单理解到对自我和世界重新认识的观者救赎，这也正是其电影在艺术价值上的独特之处和深远意义所在。

(三) 双向救赎：互动性反思的本体呈现

李沧东电影中对于现当代社会的审视，贯穿于他对社会、人性、信仰等多方面的深度挖掘。从社会层面看，他敏锐地捕捉到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与困境。以《燃烧》为例，影片里阶层差异通过本和钟秀这两个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本生活富足，随意挥霍财富，拥有众多物质享受；而钟秀不仅在经济上拮据，为维持生计辛苦奔波，在精神层面也备受压抑。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出现代社会中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撕裂，以及这种差距对人们生活和价值观的深远影响。在人性探索方面，李沧东的电影毫不避讳地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多面。《密阳》中的申爱，在经历丧子之痛后，人性在痛苦与挣扎中不断变化。她起初试图通过信仰神明寻求慰藉，但当发现并未如她期望的那样给予帮助时，她的信仰崩塌，进而陷入对人性 and 世界更深层次的怀疑。这种对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细腻刻画，让观众不得不思考人性的本质以及在苦难面前人性的转变。李沧东还通过对边缘人群的刻画，反思现代社会的冷漠与隔阂。

《绿洲》里的忠都和恭洙，他们身处社会边缘，遭受着来自外界的歧视和误解。忠都努力尝试融入社会，却屡屡受挫；恭洙虽身体有缺陷，却有着对爱和温暖的渴望。他们之间的情感故事，凸显了社会对边缘人群的忽视，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和包容的现状。

4. 艺术性延伸：“最上乘题材”与“救赎”闭环

李沧东的电影创作具有深刻内涵与独特艺术价值。他将精神分析融入舞蹈，深挖角色潜意识，像《绿洲》中忠都对恭洙的情感，以及《诗》中美子写诗的行为，同时借角色反映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潜意识，如《燃烧》体现不同阶层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他还着重刻画异化主体的挣扎与弥合，《燃烧》里钟秀在与他人互动中试图找回主体性，《密阳》中申爱经历精神创伤后重新审视生活。此外，他的电影将救赎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角色在困境中努力寻求救赎，如《绿洲》和《诗》中的主角，同时在镜头语言和叙事结构上展现独特艺术性，如《燃烧》的长镜头和《薄荷糖》的非线性叙事。这使得观众能在欣赏艺术美的同时获得精神触动，引发对人性、社会 and 自我的思考，让其电影在影坛别具一格且影响深远。

(一) 精神分析融入最上乘题材

克拉考尔认为“舞蹈”作为电影表达的“最上乘题材”之一，将精神分析融入“最上乘题材”，李沧东的电影不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表面呈现，而是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挖掘其潜意识层面的动机和欲望。这不仅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角色的行为逻辑，也使影片对社会问题的剖析更加透彻。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李沧东电影中的角色行为和心理有着复杂的潜意识驱动。在《绿洲》里，忠都被社会和家庭抛弃，这种长期的边缘化使他的潜意识充满了对爱与认同的渴望。他对恭洙的感情，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女之爱，更像是他潜意识中对温暖、接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追求。他为恭洙精心装饰房间、模仿舞蹈逗她开心，这些看似是爱的举动，深层心理动机是在通过照顾恭洙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填补内心被社会剥夺的情感空缺。《诗》中的美子，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外孙又卷入犯罪事件，她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写诗成为她逃避现实痛苦、回归自我内心世界的一种精神防御机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她能够暂时忘却疾病和外孙犯罪带来的焦虑与痛苦，在精神层面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体现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快乐原则”，即通过某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痛苦，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而从集体潜意识的角度分析，李沧东电影中的诸多元素反映出特定社会群体共有的精神特质。在《燃烧》中，钟秀、惠美以及本这三个角色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年轻人，他们在面对社会时的迷茫、困惑和焦虑，不仅

仅是个体的情绪,更反映出韩国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年轻人普遍存在的难以回避的精神困境[4]。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呈现,使得电影所探讨的问题更具社会深度和代表性。

(二) 异化主体的弥合

李沧东通过将精神分析融入电影创作,深入刻画了异化主体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他展现出角色在经历痛苦与迷茫后,如何通过内心的觉醒和行动,尝试弥合被异化的自我。这种对异化主体弥合的呈现,不仅丰富了电影的主题内涵,也为观众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让观众看到在绝望中仍存在着希望与重生的可能。在现代社会,个体常面临各种异化,李沧东电影中的角色便是典型代表。以《燃烧》为例,钟秀处于社会底层,经济的窘迫、家庭的支离破碎使他在社会中逐渐被异化。他对未来充满迷茫,梦想遥不可及,这种异化状态使他的主体逐渐模糊,与真实的自我产生疏离。从精神分析角度,他的这种状态源于社会环境对其心理的长期压迫,使他在潜意识里产生自我否定与无力感[5]。然而,李沧东在描绘异化的同时,也展现了角色对主体弥合的尝试。同样在《燃烧》中,钟秀与惠美的相遇,以及对本的观察和怀疑,成为他重新找回主体的契机。惠美对生活的热情和对自由的追求,唤醒了钟秀内心深处对真实生活的渴望;而本的神秘与优越,激发了钟秀的反抗意识。这种情感和认知上的触动,是他试图打破异化状态、弥合主体分裂的表现。这类似于拉康的镜像理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个体通过对他人的认知来构建自我,钟秀在与惠美、本的关系中重新审视自己,努力找回被社会磨灭的主体性。在《密阳》里,申爱的遭遇使她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信仰的崩塌让她陷入了自我异化的深渊。她对生活的质疑,其实是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迷茫。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心挣扎后,她开始重新审视生活,这一过程就是她对异化主体的弥合。她在痛苦中反思,试图重新找到生活的价值和信仰的支撑点,尽管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结局,但这种反思和挣扎本身就体现了她对完整主体的追寻。

(三) 救赎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在李沧东的电影创作中,救赎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是其作品的显著特征,赋予影片独特且持久的魅力。从救赎性来看,李沧东电影中的角色往往深陷困境,无论是社会的边缘地位、精神的痛苦,还是人性的挣扎,都让他们急需救赎。在《绿洲》中,忠都和恭洙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不仅要面对外界的歧视与冷漠,内心也充满自我怀疑。但他们之间产生的爱情成为彼此救赎的力量。这种救赎并非简单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彼此温暖,让观众看到人性中善良与坚韧的一面,感受到救赎的力量。在《诗》里,美子在面对疾病和外孙犯罪的双重困境时,写诗成为她自我救赎的方式。通过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并将其化为诗句,美子坚守内心的善良与对真善美的信念,在精神层面完成了自我救赎,也让观众体悟到即使生活布满阴霾,仍能凭借精神追求寻得救赎之路。在艺术性方面,李沧东的电影极具特色。他的镜头语言细腻而富有诗意,常常运用长镜头来展现生活的真实质感和人物的情感变化。例如在《燃烧》中,对乡村景色的长镜头描绘,不仅营造出独特的氛围,还暗示了人物内心的孤独与迷茫。叙事结构上,他善于打破常规,采用非线性叙事增加故事的层次感和神秘感。像《薄荷糖》通过倒叙的手法,从不同时间节点展现主角的人生,让观众在碎片化的情节中拼凑出完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脉络,增强了影片的叙事张力和艺术感染力。李沧东将救赎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他用艺术的手法讲述角色的救赎故事,让观众在欣赏影片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救赎的力量。观众在观看他的电影时,既能沉浸于精彩的叙事、唯美的画面,又能从中获得心灵的触动和精神的洗礼[6],引发对人性、社会和自我的深入思考。这种救赎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使李沧东的电影超越了普通电影的范畴,成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在影坛独树一帜,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5. 结语

李沧东电影中舞蹈的“救赎”作用贯穿始终,为观众呈现出极具深度与内涵的艺术世界。他以独特

的视角，借助舞蹈这一元素，深刻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社会现实以及人性的复杂。在李沧东的作品里，舞蹈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承载着角色对命运的抗争、对自我的追寻以及对社会的反思。从《薄荷糖》里金永浩借舞蹈宣泄内心的绝望，到《绿洲》中忠都和恭洙通过舞蹈获得情感的慰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舞蹈成为角色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关键。同时，这也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让观众在角色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反思自身的生活与价值。在探讨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方面，李沧东的电影从不浅尝辄止。他通过舞蹈与角色的互动，揭示社会的种种弊端。在艺术层面，李沧东将舞蹈与精神分析、电影的多种艺术手法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叙事风格。长镜头、非线性叙事等技巧与舞蹈元素相互配合，细腻地展现出角色的情感变化和故事的层次感，增强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李沧东电影中舞蹈的“救赎”意义，不仅为角色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力量，也为观众带来了心灵的触动与思想的升华。李沧东的电影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确定性与真实感，这也正是其电影在影坛占据重要地位，并持续引发观众和研究者深入探讨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营, 王永超. 李沧东电影《燃烧》的诗意影像呈现[J]. 电影文学, 2018(23): 130-133.
- [2] 刘呈雪. 李沧东电影《诗》中女性意识的多重性分析[J]. 新闻研究导刊, 2022, 13(14): 218-220.
- [3] 胡译方, 彭新宇. 真实·奇观·象征——李沧东“文学电影”的诗性建构[J]. 大众文艺, 2024(7): 22-24.
- [4] 葛永芳. 从符号学角度解析电影《燃烧》[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5): 134-135.
- [5] 何奕平. 李沧东电影主题的确立与发展[J]. 群文天地, 2012(12): 83.
- [6] 尚争妍. 《密阳》：一个女人的自由变迁叙事[J]. 西部广播电视, 2019(4): 124-125.